



平乐镇伤心故事集

颜歌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平乐镇伤心故事集

颜歌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乐镇伤心故事集 / 颜歌著. —2版.
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20.8

ISBN 978-7-5495-3442-5

I. ①平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79832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: 541004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黄轩庄

责任编辑: 黄平丽

特约编辑: 张诗扬

封面设计: 陆智昌

内文制作: 陈基胜

封面插画: Moonassi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张: 9.125 字数: 156千字

2020年8月第2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5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i

为了人与书的相遇

给燕子、杨扬和金凤

代序：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

十年之间，成都已经算是一个城市，而我的家乡郫县还是一个只有四条街的小县城。从成都回郫县要去城西的长途车站赶车：一群人提着行李，提着编织袋袋，提着纸箱子，抱着箩筐，挤在候车点，不管吹风下雨出太阳，总之翘首以待；等上半个多小时才有一班车，还是辆破破烂烂的小中巴，然后所有的人就一拥而上，这个挤那个，推，拉，脚不沾地地跌进车里；坐不到位子的就拖出小板凳来坐在过道上，过道也满了，还可以在车门后面的台阶上再蹲两个，不管怎么说，能赶上这趟车就是谢天谢地——中巴载着这满满一车的人开出成都，从西二环开到西三环，顺着成灌公路往郫县开去。

一路上的风景可谓惨淡，树木都蒙着厚厚的灰尘，骑着嘉陵摩托或者电动三轮的人时不时要从马路上横穿，有钢板厂、石料厂、木材厂，还有农田，往往在一

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车上有人就要吼一声：“师傅！在这儿下车！”——车就停下来，这个人就拖着他的行李下车，消失在灰扑扑的马路上。

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这些消失在半路的乘客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谜：从他们下车的地方，连接过去，是他们的房子、牲畜、妻子孩子，还有父母兄弟——好几年以后，在我开始写的“平乐镇”故事里，他们都成了我的父老乡亲。

我对我们的生活生来悲观。我所看见的世界就像十年前从成都回郫县的那条马路，肮脏，无序，混乱，尘土飞扬而令人窒息；公车上的人们像牲畜一样被圈在一起，接踵摩肩，呼吸着对方上一秒吐出的口痰——我相信这样的城乡接合部是我的伊甸园，而我充满喜悦地从这里翻找诗意。

二〇〇八年春节我写了《五月女王》，这是第一部彻头彻尾关于“平乐镇”，也就是我的故乡郫县郫筒镇的长篇。我写了我长大的小镇，四条街，一个十字路口，梧桐树，还有肥肠粉，还有我们镇上各种各样的人，从长辈嘴里听说的，小学同学的祖父母，甚至在马路上遇见过的——而，当我回想着他们，描述着他们，把他们写在纸上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变了。这些经年累月

从书本上和课堂上得到的知识，那些因为想要成为“作家”而修养和学习的教育都脱落下来，我又成为了一个野孩子：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在满街上跑来跑去。

我的父母用各种文学名著把我喂养长大，从学前班一路读到博士，所以我总是想变得更好，更漂亮，更文明，更进步——但我终于在这一天发现，自己所沉迷的原来是我们镇的肮脏、丑陋和粗俗，我想用世上所有的诗意和美好来描述它，来告诉所有人，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，我深深地崇拜并热爱着它。

《我们家》是我的一个“平乐镇”长篇。我写它写了断断续续的大半年。从二十三岁到二十六岁，从《五月女王》到《我们家》，我把“平乐镇”从南街写到了西街，从孩子写到了中年。《五月女王》是我对故乡的抒情诗，《我们家》则是一篇我要求自己完成的学术论文。我希望能通过写《我们家》来回答两个问题：第一是如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虚构，第二是如何更贴身地来处理日常的粗鲁。最后的结论是：我必须感谢“薛胜强”，我的主角，一个豆瓣厂老板，他用他的粗暴和愤怒，酣畅和蓬勃的情欲启发了我，矫正了我，指导着我去成为一个能真正有资格写城乡接合部的小说家。

另一方面，我对小说这件事也充满了悲观：我怀疑

它是否有能力真正地反映芜杂的生活，我怀疑它对世界上的人是否有用，我怀疑它的出现和被阅读归根结底都是无聊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我无法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具有荣誉感，甚至使命感——十几岁的我们相信“才华”，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有意义的，但这些最终被证明只是儿童似的天真烂漫。

快要三十岁的时候，或许我还可以是个年轻人，但我对小说的要求变少了。我不需要它表达图景，呈现意向，隐藏结构，更不用说传达什么道理——它只是一个陪我度日的小玩意儿——《我们家》就是这样一个小玩意儿：它写了一小家人的小故事，吵吵闹闹，磕磕绊绊，互相心里骂对方然后笑眯眯的。在题记我写“这个故事有点慢，睡瞌睡前看一看”——也就是这个样子。

但是，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，我们生来都有历史的痛感和国家的命运感，总希望能一口气吐出黄河来。《我们家》里面的“豆瓣”，当然也就是我们郫县著名的“郫县豆瓣”。最开始，我爸爸知道我准备写一个关于“郫县豆瓣”的小说，对我说：“你应该写成一个史诗性的故事，讲讲郫县豆瓣的历史，写几个家族的几代纷争，要写出厚重感。”我说：“你这是要改编几十集的电视剧大戏啊？——你女儿我可没那本事。”

我是真的没那本事——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意识到自己没有那样的本事。于是本来可以改编历史大戏的“郟县豆瓣传奇”被我写成了一个豆瓣厂长在老母亲、老婆和二奶中间打转的尴尬故事，这对我爸爸那一代读书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好题材的浪费。

但我个人把它当成一种进步，当成我作为小说家的成长。就是说我成了一个大人，所以我开得起玩笑，掂得清自己的斤两，心甘情愿地小打小闹。比起二五六万字的《五月女王》，《我们家》只有轻飘飘的十三万字——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还远远没有那个力量，我对我的“平乐镇”还是个门外汉，所以我写它的故事会越写越短，越写越小：从二十多万到十多万，然后到几万；今年，我写的“平乐镇”都成了短篇。

是的，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力量，也对小说的力量还充满怀疑。对于我的故乡，我的“平乐镇”，我了解得太少，想得太浅，能写出来的也就是一点点，好在我从来是个自得其乐的人，当个“小”作家对现在的我正是舒舒服服的事。

世上的故事总是讽刺。小时候我走在灰漆漆的郟县街上，总是想着要赶紧长大离开这里；十几年前老被人叫“少年作家”，我也气急败坏地想写个巨著来证明自

己的成熟——现在我走也不想走了，长大也不着急了，可能是脸皮厚了的缘故，有时候回郫县看我爸爸，走在街上，猛然一个大广告，说有个火腿肠要“走出中国，走向世界”——这对火腿肠或许是好事，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。

2013年12月14日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i | 代序：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 |
| 1 | 白 马 |
| 54 | 照妖镜 |
| 99 | 三一茶会 |
| 136 | 江西巷里的唐宝珍 |
| 222 | 奥数班 1995 |
| 275 | 后记：五故事 |

白马

我和姐姐都不是镇上最漂亮的姑娘，但我们觉得我们就是。夏天还很远，姨妈不在，我们两个偷偷在房间里面把她所有的纱巾都拿出来，脱了线衣，穿着背心把纱巾往身上裹往头上缠，对着镜子照啊照的。姐姐说：“唉，为什么我们都这么好看？”我说：“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更好看的了。”姐姐问我：“那是。你说我们哪个更好看？”我看了姐姐很久，忍痛说：“你比我好看。”

姐姐就把纱巾往下拉了拉，露出了自己的锁骨，她的胸部已经有两团软软的凸起——她骄傲地挺着胸，斜着眼睛在镜子里面看自己的侧面。我什么也没有，我就看着她，干羡慕她的乳房——我们两个玩了一会儿，又在抽屉里发现了姨妈的口红，那是一支变色口红，我们把它涂在了嘴唇上，等了又等，嘴却没有变红，姐姐说：“这个口红要晒了太阳才能变红。”

我们就穿着纱巾跑到阳台上去晒太阳，夏天还很远，我们两个忍不住觉得寒冷起来，但谁也没有对彼此说，我们站在那里，像两棵嗷嗷待哺的禾苗，等待太阳把我们的嘴皮晒得通红通红。

过了一会儿，姐姐的脸变红了，她狠狠地打了一个喷嚏。

有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不明白的，那就是姨妈总是能发现在她离开时我们两个都干了什么。这次也不例外，她把姐姐狠狠地打了一顿，姐姐那张刚刚还是全世界最美的小脸上，鼻子嘴巴和着眼泪鼻涕，忽然的不成了样子，姨妈拖着姐姐从客厅打到寝室，又从寝室打到客厅，姐姐哭得我心都碎了，我站在门旁边，动也不敢动，只会哗啦啦地流眼泪。

姨妈打够了，还得去厨房做饭，她在里面噼里啪啦地择着菠菜，我就溜到姐姐的房间去看她，她像一团棉花那样趴在床上哭着，但她很累了，因此哭得既没有声音，也没有眼泪，她看见我进去了，恨恨地说：“我好羡慕你没有妈！”

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，只好坐在她身边，用手摸摸她的衣角，说：“其实有妈也不错的。”

以前姨妈喜欢送我去上学，她帮我提着书包，七点

半不到就要出门，我们两个过了南门菜市场，姨妈一路上跟人打招呼：“陈三哥，今天吃鱼啊？”“朱四伯，又吃藤藤菜啊？”“李大姐，伙食开得好哦。”——人家也客客气气地对她喊：“蔡二姐，送侄女上课啊？”

哪知道我姨妈立刻就翻脸了，腰一粗，眼一瞪，喝道：“哪个是侄女？是我的女啊！”

这样好几次，我们南门上的人就都懂起了，于是他们一个个热情地说：“蔡二姐，两娘母这么早就去上课了？”

她就高兴了，脆生生答应了，还要我喊人。

我们过了老城门，姨妈忽然叹了一口气，她拉着我说：“云云，你要记到，姨妈就是你的妈，记到没？”

“记到了。”我说。

“有啥事情都跟姨妈说，有姨妈在哪个都不得欺你。”姨妈又字字铿锵地说。

“好。”我说。

那天下午放学回家，我在我们院子里找了很久才找到我爸，一群老头把他围得严严实实，看着他跟另一个老头下棋，我挤进去的时候，我爸正啪地把马打到棋盘上，吃了对面一个车，他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大喊：“看老子的白马亮蹄！”——我说：“爸，回去煮饭了。”——“陈老头，你娃这下瓜了啊？”我爸说。

他终于还是发现了我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“云云，放

学了啊？”——我爸一把就把我抱到怀里坐好，一只手抱着我，空出一只手来下棋。

看久了，我也看会了，我爸每走一步棋，我就跟着说“炮打翻山”，或者“马走斜日”。不然就是“将军！”——喊了“将军”，就可以回家吃饭了。

我们家最多的就是面，一次我爸要下半把面，煮好了面，我爸给自己装一瓢，给我装一碗，然后加上酱油、猪油，再从碗柜里面拿出早就炒好的臊子满满放一勺子，我们两爷子就像饿死鬼一样开吃了。

我爸埋头吃面，发出呼呼的巨响，一分钟不到他就吃完了，把瓢往水池里一甩，一抹嘴，跟我说：“云云，你洗碗啊？”

“好。”我说。

他就跳起屁股地跑出去了，只要几秒钟我就能听到他的声音从隔壁子传过来：“钟老师，来接到杀一盘啊？”

我洗了碗做作业，也可以做了作业再洗碗，也可以洗碗完了不做作业，偷偷拿我爸租的武侠小说看，或者关了门挨家挨户去串门，我们院子里面的婆婆爷爷没有一个不喜欢我的，看见我去了，总要分两片蒜泥白肉到我嘴里，不然就从铁罐里拿出珍藏已久的大白兔奶糖来——院子另一头的余婆婆是最有钱的，每个月她有十